

第四回 瑤王夢陸賈應兆生兒 公主興屯曰帥兵歸命

詩曰：

天啟南交富文章，秋痕赤雅門琳瑯。指數武公到巾帽，石龍寧郡轟礮礮。或據九真並合浦，或開幕府雄高涼。朱衣白馬爐峽外，錦傘繡帽何煌煌。嘉桂雙峰雲表出，中有佳人非珠娘。勇如側貳美如屈，不忍自號薨冷王，歸命皇朝效忠順，南降天馬東秋鄉。君不見，永安羅旁至今日，食香衣果無強梁！

今且不表黃逢玉別了秋谷，望從化而來。且表廣東地面，平地居一，崇山疊障居二，巨洋大海居三。平地處者多民，水處者多蛋，山處者則有瑤人、狼人、畚人、獐人、黑人、黎人、馬人諸種，諸種中又唯瑤人最多，最獷悍好殺。明洪武初，瑤人來歸，設瑤蠻峒官、狼目諸司，薄稅輕徭以羈縻之，稍得安息。至隆慶間，諸司目受瑤人金幣，縱容犯法，漸漸玩梗起來，戕殺平民，劫奪商賈，而諸司目只是一味要索。瑤中刁獍者，乘這個機會，遂倡起亂來，盡殺瑤官，據山結寨，攻州破府，擄掠百姓，廣中大亂。其時最強者，則唯羅旁瑤，其種有三：一曰高山；一曰平地；一曰花肚，皆其矯捷，自號五花賊，據住天馬山為亂。其次則嘉桂嶺，此嶺居萬山之中，雲巒環抱，去會城之北二百餘里，當番禺、南海、三水之中，連接從化、清遠。先是鄧阿蠻占住，阿蠻死後，其義子李剛，善使一口大刀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自號都貝大王，擁眾十餘萬，雄據此嶺，官軍累次奈何他不得。一日，在山寨裡醉臥，夢見一人錦衣花帽，極其美麗，向前揖道：「下官漢陸大夫，特托麾下，乞大王好生撫視。」言畢，直進內堂去了。李剛驚醒轉來，正思疑問，忽報夫人分娩了。李剛大喜道：「原來夢應在此。」滿疑是個男孩，忙披衣入內問來，卻是個女孩。李剛原來有子息，今得個女孩也覺歡喜。過了五七個年頭，漸漸長大起來，卻生得美如玉，白如雪。真個：

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。

若非群玉山頭見，會向瑤台下逢。

那性兒又與父親不同，李剛躁暴狠戾，他的性兒卻溫柔敦厚，寨中無大無小，見了他無不喜歡。李剛極其愛惜，字其名為小鬟。因他喜讀書，著幾個了得的頭目，往東莞等處擄取有名的女師來教訓他。到了八九歲，凡彈琴賦詩之事，無不通曉。一日，李剛往外劫掠去了，小鬟步至演武廳，見槍架上放著父親使的竹節金鞭，他輕輕取下來，看見上面刻有小字一行，明寫著重六十斤，他暗自思道：「這樣一條鞭便有六十斤，待奴舞來看！」便做父親平日的舞法，一上一下呼呼的舞。正舞間，適李剛回來看見，大驚道：「爾這丫頭，怎麼舞得我這鞭動！」小鬟見父親回來，將鞭徐徐放下，向父親拜了兩拜，立在一旁，面也不紅一紅，氣也不喘一喘。李剛不覺吐舌道：「爾柳條般身子，乃有此神力，將來必然成為一個有名女將。我有個熟銅打就的一枝梅花槍，重可三十餘斤，長一丈二尺，製造極其精緻，爾可習之。」小鬟領了父命，在後寨終日演習，李剛時時來指點。不覺數日，學得純熟，父女兩個出到前寨比試，戰了半日，連李剛也幾乎敵不住，喜得李剛不知抓處。

一日，小鬟在後寨，射了一回箭，忽想道：「我有了這般武藝，免不得隨父出戰，但我是個女兒家，在男子隊中混來混去，終不雅觀，何不效唐朝夏王竇建德女兒線娘故事，演習女兵跟隨，豈不甚妙？」遂請父親進來商量。李剛聞言道：「我兒所見極是。」就於諸瑤女中，選三百名矯健婦女，與小鬟自去教習。小鬟就於後軒改作演武廳，自號李公主，以團牌教諸女，終日操演。

一日，李剛帶了五百瑤兵，出劫三水縣，叫小鬟在鴉兒灌接應。小鬟等了半天，不見父親回來，心中疑惑，帶了女兵遠遠探聽。忽報李剛被圍在荔子坡了，小鬟急忙趨救。只見父親被巡撫縮胸統大兵二十萬，征廣西大藤峽回來，撞著李剛兵眾，遂指揮兵士圍住。李剛寡不敵眾，身被數槍，幾乎不支。小鬟見了大驚，急策馬來救。縮胸聞賊救兵至，喚帷前驍將郭勇截戰。郭勇見一女子，錦帕紫額，高挑雉尾，身穿紅錦戰袍，坐下一匹銀鬃白馬，飛也似來，郭勇欺他弱小，大喝道：「賊婢緩來！」舉刀便砍，小鬟舉槍相迎。戰不數合，小鬟急於救父，奮起神勇，一槍向郭勇前心挑來，郭勇措手不及，翻身落馬而死。小鬟把槍向後一招，三百女兵就如花飛蝶舞，一滾殺入官軍隊裡，舉刀亂斲。小鬟直攻中堅，與眾將正鬥間，見一人紅袍金盔，騎馬在大纛下，往來指揮，小鬟知是主帥，拋了眾將，拍馬直搶將來，舉槍便刺。縮胸大驚，急退時，腿上早著了一槍。左右驍將岑忠、陳高，捨命敵住。戰不十合，一槍刺岑忠於馬下，陳高棄盔而遁。李剛見官軍陣腳已亂，知救兵已至，率眾奮勇從內殺出，官軍大潰，父女合兵追趕十餘里乃還。是役也，李小鬟父女，以八百人破縮胸二十萬眾，斬指揮使五人，驍將二人，士兵自相蹂躪者無算，殺得官軍膽落。廣府遠近，聞著李公主名兒，真個小兒也不敢夜啼。後人有詩一首云：

生男不須喜，生女不須悲。

縑縑能救父，勝過百男兒。

再說李剛，收軍急忙回至寨中，所傷創甚，敷藥無效，漸漸昏迷，勢日危篤。李小鬟母子守定號泣。一日夜半，李剛忽甦醒，舉眼見他母子及舅子苻雄在側，因向苻氏道：「孤今不能與賢妻聚首矣！願賢妻好生撫視吾兒。」小鬟攀住父胸大慟，李剛執小鬟手，熟視良久，歎口氣道：「孤年五十，所生唯爾，未曾為爾擇一快婿，死不瞑目矣！」言畢，淚如湧泉。苻雄道：「姐夫幸自愛，即有不諱，甥女之事，苻雄當任之。」李剛聞言，謂小鬟道：「我兒可拜謝舅父，孤去矣！」言畢，瞑目而逝。小鬟擗踊嚎哭，以頭觸屍，幾不欲生。苻夫人見女如此，忙抱住道：「我兒，爾忘母了！我所靠唯爾，不怎爾如此，教為母的何以為情？」小鬟聞言，只得忍住。苻雄也哭了一回，出去喚集諸頭目，分理喪事。免不得殯殮祭葬、請僧追薦許多事務。過了幾時，苻雄率眾頭目，請小鬟為寨主。小鬟辭道：「奴是女流之輩，怎麼做得寨主？舅父還當於眾中，擇智勇兼全者為之。況奴父母之恩，昊天罔極，三年之喪，在所必盡，安敢易服受賀？」苻雄大笑道：「甥女怎麼文縷縷起來？為舅的是個粗人，不曉得是麼，但說女子做不得寨主，古來徵則、徵貳，石龍夫人、寧國夫人難道不是個女子？也曾做出驚天動地事業。何況甥女英雄，荔坡之戰，全省膽落！捨爾那裡還尋得出第二個來？且姐夫威惠，久在人心，立爾則無異言，若立別個，必不相服，將來相爭相奪，官軍聞之，集兵報仇，不特爾母於安身不牢，恐怕姐夫還不免掘墓鞭屍的事哩！」小鬟被苻雄說到鞭屍之事，不覺毛骨悚然道：「既舅父如此說，甥女當得從命。但甥女欲於嘉桂嶺西形勝之地，先為父親立一都貝大王廟，祭告了，然後自立，未識舅父以為何如？」苻雄道：「這卻正當的事，待為舅的做來便了。」

說畢辭出，與眾頭目到峰西相度地勢，鳩工庀材，眾工具舉，不消幾時，蓋造一所殿宇。畫棟崢嶸，金扉燦爛，雲案藻梲，彩壁丹墀，極其壯麗。中間塑都貝大王像，左右文臣武將，捧大刀金印，極其威嚴。前楹刻一對云：

靈風清日月，瑞氣布乾坤。

大門上書「都貝大王廟」五個大字。左右金字對聯云：

虎踞雙峰壯，龍盤百粵雄。

收拾齊整，擇吉請小鬟沐浴更衣，鼓樂前導，到廟祭奠畢。回至寨中，升座受眾頭目參拜。小鬟道：「奴本閩中弱質，蒙諸將擁戴為王。自今以後，仍稱奴為公主可也，不必妄加大王等號。爾等亦宜悉依漢人稱呼，不可仍稱精夫等醜名。奴看寨中雖有士卒二十萬，然皆烏合，未經操練，一遇大敵，必至披靡。奴今欲分為九哨，分寨操演，庶進可以戰，退可以守。山前宜立三關，多設插木炮石，以防衝擊。都貝大王在日，所得盡分士卒，全無積備，此豈深根固本之道乎？奴今更欲立司書、司庫、司賞罰諸頭目，庶成個規模。不知眾位以為何如？」苻雄道：「公主所見遠大，末將願遵奉。」公主遂命侍者取筆開列道：

嘉桂嶺左哨總苻離

嘉桂嶺右哨總趙信

嘉桂嶺前哨總苻雄

嘉桂嶺後哨總馬贊

嘉桂嶺朝天關哨總盤摩羅

嘉桂嶺思漢關哨總馮力木

嘉桂嶺望海關哨總唐虎

於上各離中營十里築關立寨。

玉蕊山哨總鄧彪（係鄧阿蠻兒子）

中洞山哨總馬格

於上各統領一萬五千人馬，裨將十員，各自操演，以備征戰調撥。

分撥已定，各自分頭築關立寨，終日演習。不覺數月，李公主到各寨看操，見各各盔甲鮮明，槍刀鋒利，坐作有法，進退合機，不覺大喜。又到玉蕊、中洞看了，回至寨中想道：「此地處在萬山之中，盤據五邑，雲巒環抱，土勢衍平，風氣聚而海潮通，若使各總督，率兵士開墾耕種，地之所出，盡足自給。此亦古屯田之意，何必每日出劫，殘虐生靈，自取污名哉！」次日，喚集各總，告以屯田之意，並示以開墾墾渠耕種諸法。各總莫不踴躍，自去激勵士卒栽山種地。久荒之土，熟植異常，過了一二年，收得稻粱菽麥堆積如山，牛羊滿野，雞豚成隊。各寨士兵釀成美酒，每遇節日辰，椎牛宰豬，轉相招飲，比那殺人放火更覺有興。

一日，苻雄請各總到寨賞月，飲至半酣，謂各總道：「我等蒙公主教導，得有今日之樂，公主大恩不可忘也。今年公主十六歲了，吾已涓明日為公主加笄，公等可至中營拜賀。」各總大喜道：「我等也須備些賀儀進奉。」其夜盡醉而散。次日，鼓樂喧天，眾奉公主祭告都貝大王畢，回至營中拜過天地苻夫人。苻雄捧上金冠霞帔、銷金織錦大紅法服、團鳳綠錦裙、盤龍玉帶，公主穿戴了，升座受賀，賜眾將宴飲。酒行數巡，公主開言道：「奴聞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今大明皇帝，四海統一，東西南朔，莫敢不服，而我瑤人獨不奉朔，所謂逆天也。奴今欲如洗夫人臣隋故事，奉表歸附，爾等以為何如？」馬格離道：「不可不可！今明朝君驕臣諂，賄賂公行，所在有司，貪婪殘刻。今一歸附，則權不由己，順之則豁壑之欲難厭，逆之則陷害之禍難逃。」公主道：「不然。我雖歸附，不過奉表稱臣而已，又不是束身歸朝。彼雖貪刻，安能害我？」苻雄道：「公主之言雖是，馬將軍之言亦不可謂非。今只宜遣使奉表前去，彼若有恩有禮，我便輸些租賦與他，彼若多事，我兵力固自足也。安能禁我哉！」眾人俱各稱善。李公主遂自撰表文，言願臣附輸稅之意，另寫一啟，稟明督府，差右哨總趙信赴軍門投下。督府吳掛芳大喜，厚款趙信，請巡撫縮胸及眾官集議。眾官皆道：「近來諸瑤處處竊發，李公主獨能不忘朝廷，首先歸附，宜具表奏聞旌獎，以激勸來者。」

獨縮胸心憤李公主斬他驍將，挫他威風，必圖報復。今聞眾議，遂大言道：「不可不可！李小姐父女，破州毀縣，荼毒生靈，十有餘載！今不請兵誅討，乃許其偽降，又奏請旌獎，是賞反也！何以警惕後人乎？本院不才，願得十萬人，討而誅之，以泄五縣人民之憤。」桂芳道：「前年君以二十萬眾，尚敗衄於荔坡，今何得以十萬眾便能討而誅之？還是受他歸附為宜，不必阻撓！」諸司齊聲道：「大人之言是也。」縮胸被桂芳當眾搶白，羞得滿面通紅，再不敢發言。桂芳具表，並李公主表，差官上奏。神宗大悅，封李小姐為一品金花公主，賜金冠霞帔一副、蟒緞一匹、玉帶一圍、白金二百兩，父李剛仍其故號都貝大王，母苻氏一品夫人。桂芳差官齎詔，同趙信到嘉桂山。趙信先使人報知公主，迎接至寨，俯伏聽宣畢，山呼謝恩，厚款使臣。明日，具糧米百石，仍差趙信，同差官送到布司前交納，寫謝表上奏。五縣人民聞之，莫不舉盞相賀，以為莫餘毒也。獨縮胸既恨李公主傷他股，又恨吳督府當面搶白，日夜思量道：「必須尋個法兒，激反李賊婢，庶可以害得吳桂芳！」朝思暮想，忽想出個計來，道：「必須如此，方激得他反，賊婢既反，就可誣吳桂芳交通瑤人，妄自保奏，謀為不軌，詔入叛案中，使他動彈不得。待擒了賊婢，一同定罪，不怕他飛上天去！」計畫已定，喚進一個千總楊傑來，吩咐道：「嘉桂嶺瑤人今已降服，理宜差官到彼巡察，庶不敢再生歹心。今升爾為巡瑤觀察使，爾可帶三百名兵，到各山寨巡察。見了瑤人頭目，須示以威嚴，多勒犒賞，切勿寬假以顏色，使彼輕視朝廷法度。爾若能不失本撫之意，回來重重升賞。」楊傑大喜，叩頭謝了，忙出來點起三百強壯兵丁，各帶腰刀，手執狼牙棍前導，自己坐了一匹高頭駿馬，大模大樣向嘉桂嶺來。寫起一張示諭，先使人告諭嘉桂嶺頭目，叫他遠接。其略曰：

廣東省廣州府巡瑤觀察使楊為曉諭事：本使奉都察院副都御史、巡撫廣東縮，巡察爾等砦寨，凡諸瑤

目，宜具糗糧遠接。如違重處，斷不輕貸，毋違特示。萬曆年月日示。

諭到朝天關，盤摩羅接來看了，勃然大怒道：「觀察是何等樣官，乃敢如此恐嚇人！我不接爾，奈我何！」拔刀欲斬來人。裨將利用道：「將軍息怒，官兒雖可惡，須稟過公主而行，若遽殺來人，倘公主見責如何是好？」摩羅收刀恨恨道：「且饒這廝，爾可將此諭送上與公主看來。」利用領命，持諭上馬，飛報於李公主。公主接來看了，沉吟一回，喚集諸將商議。各哨到來，公主取示諭遞與諸將看了，各皆憤憤不平。馬格道：「這班狗才！在議降時，我早已料著有這等事。」趙信道：「才一歸命，便如此作張作智，後來還不知怎樣待我們哩！」盤摩羅攘臂道：「以公主之英雄，諸將之協力，取廣東如反掌耳！何必如奴等受賊官的氣！」李公主再不則聲，只把目來看著苻雄。苻雄會意道：「諸將皆小丈夫悻悻之見也。若以愚見，則彼雖逆來，我亦宜順受。何必！」

曰：『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；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』。今明朝雖無道，天下猶然全盛，乃欲以嘉桂叢爾之地，數萬之眾，與全盛之天下爭衡，兵連禍接，內無儲蓄，外無援兵，雖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後矣。且論文是奉縮朒之命而來，彼蓋懷荔坡傷股覆軍之恨，思圖報復，不恠我等已歸命受封，無隙可乘，故意為此，以撩撥我們，若遂憤憤不受，安知不墜彼術中？此我之所謂彼以逆來，我等只宜順受也。」趙信聞言大悟道：「苻將軍料得一些不差，前末將奉公主命，奉表到軍門，次日吳督府集眾官會議，聞得縮朒力阻納降，願請兵剿伐，被吳督府當面搶白，甚無意思。今日此舉，必是來激發我們，他便於中取事無疑了。」唐虎道：「若然，則我們索性做個好人，多把些金銀出來，犒賞他們，看他怎樣再處？只是各總宜嚴加提備，以防乘虛襲擊。」苻雄道：「唐將軍之言是也。」李公主遂具糗糧金幣，使苻雄往關外十里相迎接。頭站已到，一對對牙棍喝吆而來，見了苻雄大喝道：「觀察爺來了，還不下馬！」苻雄真個下馬，立於道旁。遠遠見藍傘下一個官兒，青袍紗帽，氣昂昂坐在馬上，知即是觀察，苻雄趨進一步，鞠躬道：「嘉桂嶺苻雄，奉公主命前來迎接大老爺。」楊傑勒住馬道：「李小鬘怎不親來接？敢是藐我官小麼！」苻雄躬身道：「怎敢！公主年幼閨女，不便行禮，故著苻雄遠接大老爺。」楊傑喝道：「打家劫舍，全不知自家是個閨女！朝廷命官到來巡山，卻妝起腔來！爾倚爾有狡兔三窟麼！遇著我，不怕爾這班鑽出頭來齧人！還不走開！」苻雄諾諾連聲道「是。」退在後邊，跟著而走。到了朝天關，關門緊閉，仰面一看，旌旗蔽空，戈矛耀日，寂無人聲。軍士叫了半日，只不答應。苻雄到了，大喝一聲：「開關！」只見轟天也似三聲大炮，鼓角齊鳴，關門大開，湧出一千來瑤兵，各各包巾緊袖，手執團牌利刀，捧著一員黑殺神般將官，烏盔烏甲，面如鍋底，眼似銅鈴，手執巨斧，飛奔出來。巨雷般大叫一聲：「朝天關哨總盤摩羅，迎接觀察！」眾官軍聽見，驚得跌做一堆。楊傑面如土色，幾乎跌下馬來。苻雄急向前叱之，那將諾諾連聲：「不敢，不敢！」帶轉馬頭，徐徐從關外左邊小路上去了。原來盤摩羅料官兒到來，必狐假虎威，故瞞了苻雄，顯些寨中利害與他看看。楊傑見兵卒退去，方才定神問道：「苻將軍，出來的可是人？」苻雄道：「是把關將士，望大老爺恕他粗魯。」楊傑道：「下官奉上命差遣，是不怕人嚇的！」楊傑口雖如此說，心下卻早軟了，不敢像前頭怪呼怪喝了。正是：

小人多欲，威武可屈。遇柔則茹，遇剛則縮。

至了望海關扎住，苻雄出金銀犒賞士卒，備席款待楊傑，另備一副乾席獻上。除盤摩羅不肯奉承外，各哨亦厚禮送上。紮了兩三天起身，又索勒糧草若干石，然後動身下關。

苻雄直送到關外方回。李公主喚司庫計算，使費千金有餘。李公主原不介意，倒是眾將不服，齊來稟道：「末將等生長此山，二三十年來，從不見有麼官兒，敢來山上道個不字！這官乃敢恁般做模做樣，索取我許多金銀，我等願死，不願受這賊官的氣！啟過公主，即帶兵拿回賊狗，必盡殺乃快！」公主聞言大驚道：「書云：『必有忍，其乃有濟，心容德乃大』，將軍不忍忿忿之心，而欲逞志於一時，使奸臣得以藉口，大兵一集，能保無覆巢之事乎？將軍等必欲行此事，小鬘願削髮為尼，遊行方外，誠不忍見將軍等蹈蕭養初覆亡之輒也！」言畢泣下，諸將亦泣。苻雄道：「我等須體公主忠貞之意，不可妄作，以傷公主之心。」諸將泣諾而退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表楊傑滿載而回，到了省城，來見縮朒，並獻上所得。縮朒道：「此爾之功也！本院為爾紀錄一次。所得可分作二股，爾取一股，其一股可與眾兵士均分。爾今後，可三月一次到彼巡察，每次加兵士三百人，加取一股，至一千二百人後，再來稟復本院，另有計議。」楊傑領命退出，自去行事不提。

且說嘉桂嶺，三回五次供應巡察官兵，所費已多，漸漸匱竭起來。李公主慌了，喚苻雄進來商議道：「巡山官軍，一回多似一回，我的供應，一回短似一回，今後若一不能供應，則前功盡棄！舅父怎麼計策出些金銀來，方不至臨期束手。」

苻雄道：「有是有個再求讓我、管子服我的一個計策，只怕公主不肯行。」公主道：「除了反叛兩字，一遵舅命！」苻雄道：「我這計策，有得銀兩之實，卻無反叛之名，又至公至當！」公主道：「有這般妙策，舅父快快說來。」苻雄疊著兩指頭說將出來，不知真個能「足民誇泗水，煮海富齊邦」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評：髻齡女子，於初立時便孝親撫眾，練將屯田，規模遂如許遠大。此是文家提重處。尤妙在歸正一段，寫得委婉輸誠，此是文家存體處。

啟軒曰：李公主自是絕頂人品，作者每於李公主，亦必寫到絕頂而後止。文字人品，可稱雙絕。

張竹園曰：縮朒、吳督府，是此書開合關鍵。看他每回佈置，忽出忽沒，極細膩、極熨帖中，亦極奇變不測。